

长篇小说《野望》： 聚焦新时代乡村的传统与新变

中新网北京7月25日电（记者高凯）“《野望》打开了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当代乡村的一个窗口”，作家付秀莹长篇新作《野望》日前推出，在这部聚焦新时代乡村的传统与新变的作品中，当代新农村的格局和气象，在作家笔下徐徐铺展，栩栩如生。

《野望》新书分享会日前举办，著名评论家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，著名评论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，《长篇小说选刊》副主编宋嵩，以及本书作者付秀莹，深入探讨了长篇小说《野望》里新时代乡村的变化和小说的艺术魅力。

《野望》是一户农家的岁时纪事，也

是一个村庄的千丝万缕。全书二十四章由二十四节气命名，完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轮回。一年四季的风景悄然变化，时令之间有着细微转折，人与自然始终和谐共生。日常生活的种种波折和起伏，风吹草动，山高水低，更与时代生活的风起云涌彼此呼应，互为镜像。

贺绍俊当日感叹这是只有付秀莹才能写得出来的小说，“书中写到的芳村是付秀莹的文学原乡，她不是在讲传奇故事，不是用非常空洞的情节来吸引我们的眼球，而是给我们讲述日常生活，让我们沉浸在日常生活的情趣之中。这是付秀莹在写法上的特别之处”。

在张莉看来，“《野望》书写了一个新时代的乡村，既能看到中国农村一以贯之的日常生活，又写到了乡村里非常新鲜的、陌生化的一面，打开了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当代乡村的一个窗口。”张莉也强调了付秀莹的写法，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，“这本小说，任你随便翻到哪一页，都能够迅速进入作品。它并不以戏剧性或急剧的冲突来吸引人，而是着重于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。所以这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，既新也旧、既旧也新的长篇小说，能给读者带来很好的阅读感受”。

宋嵩提到，《野望》出版以后收到很多读者的反馈。其中一位读者问作者描写的是河北的什么地方？芳村是虚构的还是确有其村？付秀莹回答道，“芳村是虚构的名字，但村庄是真实的村庄。它其实是一些村庄，是中国北方很多村庄的集合，是一个集合体。”

对于书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风景描写，贺绍俊认为，付秀莹的风景描写跟她的日常生活书写是融合在一起的，“风景、风物、人的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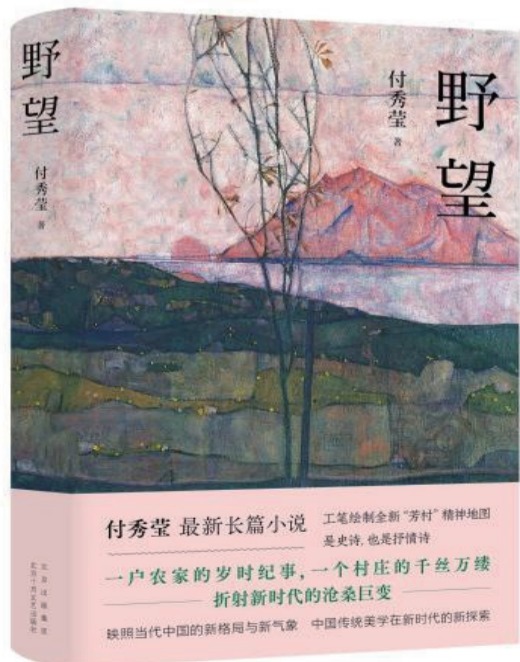
动，还有乡村的一切动物、家禽等等，都构成了她的乡村日常生活的元素。付秀莹是在这样一个整体范畴里写风景，所以她的风景描写看上去是不经意的，往往跟她写那一段日常生活的情境紧密联系在一起，跟人物的行动、跟人物的心灵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她的风景描写往往可以烘托当时的人的心理状态”。

张莉更是将《野望》的风景描写放在整个文学史的传统中进行分析，“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，景物描写一直是非常重要的，实际上它是抒情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读秀莹的小说时，我也多次想到一位将冀中平原风景写得非常好的小说家——孙犁先生。孙犁写的《荷花淀》《白洋淀纪事》，里面就有很多冀中平原风景，但它不仅仅是风景，就像贺绍俊老师说的，它是跟人、跟事、跟情感交融在一起的，所以中国抒情文学传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，一切景语皆情语，你看到的风景实际上是你的心情或者你的情感的外化，所有的景物都灌注了个人的情感”。在张莉看来，

《野望》便是如此，景中有情，情中有景。《野望》里的风景不仅仅是风景，而是构成整个长篇小说情节、故事和人物命运的一部分。

从《陌上》到《他乡》，再到《野望》，很多人认为，付秀莹完成了一个“三部曲”。对此，付秀莹坦言，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，“写完《陌上》以后，我意犹未尽，还有很多话要对村庄说，对读者们说，对生活说。其实在完成《他乡》的同时，我几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《野望》的写作，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在写作，每天都在跟我的长篇小说、跟我的人物们相处，其实是跟我心目中的村庄、我的故乡一直在朝夕相处，可以说我没有离开过芳村，也没有离开过乡土。尽管《他乡》写了一个走出乡土到城市的过程，但是这个人物的精神底色、故乡的精神根据地，都在那里。”

付秀莹，当代作家，著有长篇小说《陌上》《他乡》，小说集《爱情到处流传》《朱颜记》《花好月圆》《锦绣》等，曾获多种文学奖项。（完）



长篇小说《野望》
出版社供图